

第四届全国

新概念

作文大赛

特色作文选



没有悲伤的预音

第四届全国
新概念

特色作文选

没有悲伤的预言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没有悲伤的预言/冯雨等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4

(第四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特色作文选; D)

ISBN 7-5063-2644-2

I. 没… II. 冯… III. 作文-中学-选集

IV. 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1025 号

没有悲伤的预言

作者: 冯 雨等

责任编辑: 袁 敏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90 千

印张: 10.75

插页: 3

印数: 12001-18000

版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063-2644-2/I·2628

定价: 14.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流 年	冯 雨	/ 1
<i>Be Natural</i>	李 婧	/ 12
迷 惘	陈 丽	/ 20
久 儿	答 馨	/ 27
踏雪而来的精灵	赵娅楠	/ 33
百年孤独	鲁 喆	/ 41
为了不忘却的纪念	刘 洁	/ 47
星魂无痕	张 力	/ 60
天各一方	沈 卉	/ 67
树的回忆	李 超	/ 73
流浪的心情	钱积明	/ 84
风 箏	林 胤	/ 95
英语班	李 洋	/ 100
子非鱼	刘润佼	/ 108
夏 天	徐邱林	/ 117
真实的月亮	宋 阳	/ 127
星与新	楚 玮	/ 134

集体创作之玻璃心	王梦茜	/ 144
走在生活岁月里	尤志宏	/ 153
述	叶飞娜	/ 164
悬在空中	许正兰	/ 171
成长	郭莎莎	/ 179
落单的候鸟	隋永姗	/ 183
城市点滴	陈小英	/ 193
只是个孩子	赵 烨	/ 197
小鱼，你听见了吗？	汪山又	/ 207
时光	严 侃	/ 211
我的小学二年级	席清君	/ 217
不经意间	康雅玫	/ 223
日子	何冬蕾	/ 229
残缺	唐东云	/ 235
至少还有你	龚雯静	/ 244
仅仅是混乱	李中元	/ 252
雪域光芒	浦玉莲	/ 258
被水草缠住的鱼	裴 沛	/ 267
恐龙时代	蔡毕统	/ 274
重庆香港	樊 帆	/ 280
心灵的远游	陈 瑾	/ 287
酸奶，我要卡夫的	刘 潇	/ 294

没有悲伤的预兆

秋雨心情	戴磊	/ 298
心海浮藻 (五则)	张津琦	/ 307
无法倾诉	陈龙	/ 311
天使的翅膀	赵萌竹	/ 320
历史班	傅昕源	/ 325
往事咖啡	李薇薇	/ 331

没有悲伤的预言

流年

陕西省西安市交通大学附属中学高二 冯 雨

我从小就是一个厌恶自行车的孩子，宁愿忍受公共汽车的拥挤和旁人体内无法抑制散发出的体味或缓慢而疲劳的徒步，也不肯蹬上需要掌握平衡的自行车。这种习惯迫使我不得不起得很早去赶班车上学。

等班车的地方，有一棵树，歪歪斜斜地指向天空，枝叶凌乱，随随便便叠在一起，疏疏落落的，但夏天艳阳高照时却不见树下有斑驳的光影撒落，通常都是一块完整巨大的影子扣在地表上。我喜欢这棵树，喜欢它不羁的形态，树干上的沟沟壑壑，及一些带着岁月的疤痕。我紧紧挨着它，嘴里念叨一些心情或为它唱些歌。如此这般，很容易就把等车的时光打发过去。

学校的教室里有我带去的一盆鸡冠花，挺大的一盆，身上撑着两朵暗红色的花冠，花头上很特殊的花瓣按着一定的纹路

彼此纠缠着，在底部归为整体。没什么味道，但当你远远瞧它时却感受到在它体内不断萦绕着的草叶干净的香气。花盆内有许多我叫不上名的小虫子忙碌地穿梭，相互盲目地碰撞后又迅速地后撤，只有一瞬间的暂停，再次摇头晃脑地避开对方匆忙向前冲去。母亲喜欢养花，尤其是不开花的盆景。我讨厌那些东西，它们总是一成不变地静静矗立在那里，让你感觉不到生命的存在与喘息，我把略带鲜活血液的鸡冠花置于教室中，微笑着倾听它无声地乞求我的照料与关注。由此，我产生了期待，幻想着每一天的更替能为它添上不同凡响的光环。我开始盼望着上学，只为了享受被等待的幸福。我想我们是能彼此安慰的。

每星期，我有一次长远的旅行，到西安的一个较为繁华的地段去上声乐课，那个地方人声嘈杂，还有更为嘈杂的店铺，放着挺入流的音乐。街上人们的眼中通常目不转睛地直视前方，流露出的全是不屑。这条街繁华，有许多非常耀眼炫目的服装及一些零零碎碎的小饰物。可我从未驻足过，因为我是来上课的。那些可笑的发声练习常常使我双唇颤抖，上腭发酸，老师的面容萎缩了我的笑神经，我站在那里感受着气流从腹部缓缓上升，穿过嗓子，融入空气中，我听到了自己在生活中无法发出的奇怪的声音，觉得自己很伟大。我喜欢唱歌，那么就要为这份喜欢付出代价。

在通往声乐老师家的路途中，有一条西安市内最独特最有味道的巷子。巷子的地面由大块古老的青石板拼凑而成，踩在

上面内心全是温柔感动。巷子的两旁有大量的古玩字画店，表面的装潢无论是张扬的鲜红还是古朴的怀旧都脱离不了房间仿清的结构。巷子里总是有大队大队的人在其间转悠，眼神像寻找遗失的物品一般不断瞧着两旁的街景。人很多，但却安静，一点没有要吵醒它的感觉。有时我能碰到一两个女孩，她们裹着突显身段的旗袍或随风飘飞的丝绸衣裙，孤独地在人群中轻轻漫步着，当她们扭动着腰肢与你擦身时，你甚至仍会觉得她们的身影在你眼前清晰地晃动着。这是我小时候的嬉闹之地，也是最让我能够平静而认真逛逛的街道。

那天，我注意到街中央新开了一家门面很小的店，漆红的传统大门，高悬的牌匾上空空的，露出光滑的木质纹路，我猜想或许还没起好店名吧。抬脚跨过高高的门槛，室内柔和的光影将我完全包围，房间布置得很滑稽，左面纯白的墙面上零散地挂着一些装在画框里的水墨画，有人物也有景色。画框暗淡发乌，但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累积的年轮，一圈圈像水波一样扩散开，我伸出手轻轻摸了摸画面，细腻的毛边宣纸带给我的全是轻柔触感。这便是中国画的缺憾，当你抚摸油画时，突兀的表面和无规则的细纹可以使人体体会到画者创造时的心情，即使你闭上眼睛，也可以感觉到画面真实的存在，并通过自己的想象猜测每道细细的折皱正在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对面的墙上铺着大张大张旧得泛黄，边缘已经卷起的英文报纸，报纸的上面挂着一串串……一串串的蛋壳？我走到近处又仔细看了看，的确是蛋壳。这些蛋壳有的被涂上了斑斓的色彩，有的裸

露出它本身的浅褐色的面目。我轻轻托起一只彩蛋，它被刷上了流畅的线条，显得很可爱。我又摆弄起一只干净的蛋壳，拿到手中的一刹那，我有点惊异它的表面凹凸不平，好像曾经经历过苍海桑田的巨变，旁边的一个男人给我递上了一把放大镜，我拿着它走到一盏灯下仔细地观察蛋壳的表面，细致繁复的花纹布满了蛋身，我瞪着双眼望向这屋里惟一的一个男人，他微笑着告诉我这是蛋雕——用刀雕刻在蛋壳表面上，我感到不可思议，那脆弱的东西竟允许锋利坚硬的刀片在它身上留下痕迹，竟没有采取破裂的态度来抗争非自然的美丽在它身上绽放。我用充满佩服的声音问他：“是你弄的吗？”他微笑着点点头。我耸了耸肩，没再吭气。我没办法去问他这个怎么卖，我没有钱，一分也没有，即使这东西再便宜，再特别，我也不可能凭空变出钱来。我想那男人一定很期待我能买一个走，看得出来，他刚开张不久，生意不好，可惜我没那能力，相反我倒是很期待他能慷慨地送我一个。不过我似乎也没那福气。两个人无言地站在一起，实在是一件有点尴尬的事情。最终我选择了离开。

后来，每当我上完课经过这条巷子时，都会到这家店坐坐，看看又有什么样花纹的蛋壳挂出来了。当你擎着被光线照得通透的蛋壳，在放大镜下看着有些扭曲了的纹路，往往觉得奇妙无比，有时我的内心会突然涌上一种想要将拿蛋壳的手紧一紧的念头，这些精美的小东西违背了它们脆弱的天性，虽然具有存在的价值，却不具有存在的可能性，无论它们破裂在我

手中还是在某一特定的时刻碎成点点片片，都是必将消失的，我痛恨它们此刻的离经叛道，因此便有让它们回归自己正确轨道的冲动。顿时，清脆的碎裂声在房间中回绕起来，我冲着手中已魂飞烟灭的蛋壳翘了翘嘴角后，忽然觉得有点害怕。我抬起头，朝正向我走来的那个男人抱歉地笑了笑，酝酿着一条条解释我刚才行径的理由，他走过来，从我手中接去了那一小捧已看不出曾经面容的残片，用一根手指将它们捣了捣，紧跟着便倒进了一个垃圾桶里，我轻声对他说对不起。他微笑着摇摇头，很平静地说：“这种碎裂的声音我已经听了太多遍了，没事的。”这男人的大度使我不得不仔细打量他，上上下下看了个够。其实，在我眼中所有的男人都是一样的，一样的穿着打扮，一样的言谈举止，一样的思想意识……我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但它的的确确左右着我与男性的接触。不得不承认，我很后悔自己刚才打量他的做法，因为什么印象也没有留下。

这件事情发生后，我保持了自己每星期踏进这小店一次的频率，当男店主没什么事时，我也会与他随便聊聊。

上学始终都是我已经重复了几百遍而又不得不去再次重复的事情，每次的等车是我一天中快乐爆发的时刻，心中期待的结果或早或晚的到达，使我有一种成为安排宿命的上帝的错觉。身边的那棵树随着四季天气的转换更替着自己的外形。我站在那里，默默感受着风夹裹着空气的味道从我耳脖根倏忽而

逝。

一个平常的早晨，我突然发现在我通常所站的那一侧的树身上有张类似人类侧面的面容，杏叶状的眼睛与我额头等高，长长的剑眉在眼睛上方急急划过，眼仁清清楚楚地注视着我，眼睛的下方凹进去的部分形成了完美的唇形，每一个曲折与轮回都显得圆润、自然。旁边是长长的椭圆，一圈圈环绕着，我猜测这应该是耳朵，它正好直对着我的嘴巴。说实话，我真的无法分辨出这到底是人工刻上去的还是自然而然长出的，但这灵性的妆饰使得我喜悦无比的紧靠着树，让我自己的发梢拂在他的眉心与唇角上，让自己的声音一点点缓缓地流进他的耳朵里，我把他当做自己的朋友一样看待，与他聊天，为他唱歌，和他分享我的每一份欢乐与哀伤……我宁愿相信这是上天赐给我的一份礼物，而这人性化的面容究竟是人工制造的还是天然生成的，谁又会在乎呢？

教室里的鸡冠花在我的细心照料下，从主干的旁侧上又伸出一枝小小的暗红色的花头，显得整盆鸡冠花开得闹闹的，点缀了教室里单一的色调。

时空安静地前进，悄无声息……

我与那个小店男人已经是非常熟悉了。我常常坐在他身旁的小凳上，在他的指导下用一根彩笔为干净的蛋壳描绘出斑驳。慢慢地，他不再瞧着我工作，而是处于一旁明亮的光线下仔细地蛋壳纹身，任由我肆意地在他已经清理过内脏的蛋壳

上乱涂乱抹，这种源自心灵的野性创造引发了我内心类似孩子一般的简单快乐，每当我画累时，便会走出小店，在这条我极其喜爱的街上来来回回漫无目的地游走，有时也会靠在街尽头的有了很多年历史的塔身上把自己的手展示在阳光下，看着它们已经被颜料浸泡得有些变形，此刻却在阳光下闪烁出五彩的光泽，鲜艳得让我炫目。我喜欢颜料在不经意间蹭到手上的感觉，它们无法游走，却像精灵一般浮动于我的指缝间。当我高兴时，又会闭上眼睛，一边抚摸着自己的手指，一边感受着阳光渗进眼皮中的明亮。很多人说，当眼睛看不见时，就只剩下黑暗了。可如果你在阳光下，你便会惊喜地发现眼睛里盛满了金黄和温暖。我爱恋阳光，的确是这样。

有时，我们俩人都疲于与这些鸡蛋为伍，那时他便会放下雕刻刀，把头转向我，问一些有关学校的生活，可是那些枯燥乏味的事情根本没有什么好讲的，他就会有分寸地与我谈谈他的过去。慢慢地，我知道他一直在为一个小孩奔波于尘世间，尽管我不清楚他与这个小孩有什么关系，但我仍然以为像他这样的男人为了一个小孩子奔忙未免显得太过廉价。我承认在自己的心中对孩子是有着很浓的抵触情绪，他们从未表现出什么干净与纯洁，相反他们总是不断不断地说着一些自作聪明的蠢话，还会像片被人嚼烂的没了味道的口香糖一样到处乱粘。而这个令我有点佩服的男人竟然始终为着个孩子生活，这不免使我遗憾。

学校里的生活像进行曲一样强劲而快速地发展。身边的同学像一根根火柴为着自己的理想，绚烂地燃烧；我是一根潮湿的火柴，无论老师的论调怎样具有煽风点火的效应，也改变不了我湿乎乎的性质。

我突然就厌倦了对鸡冠花的关注，它开始长时间地处于一种蓬蓬勃勃的状态，一成不变地偷窥着教室里发生的每件事。我开始渴望看到这株有些与众不同的花的凋谢。

每天放学后，我也在车站的那棵树处驻足停留，默默地，有时会哼一两首歌，但我从未停止过与他的心灵交流。那段时间，树旁的花草坛内开满了大片大片的小白花，没有明显的形状，毫无生机地在风中摇曳，在阳光里反射出让人觉得心痛的惨白，偶而还会飘散出几缕辛辣的香气。

小店好像是在一夜之间成了那条街的焦点，大批的人拥入购买那些被他也是被我赋于神奇或神秘色彩的蛋壳，还有人对着装在木质画框里的国画品头论足，他们的神态我看着总是觉得非常有趣。或许这样的一天是男店主期待了很久的。但我却只能与他打个招呼便侧立一旁，很孤单的样子。有一天，等到游人都散尽了，我才准备离去。他一边整理店面，一边轻声对我说：“秋天是一个适合离别的季节，不是吗？”我没接话，微笑着与他道别，就像第一次离开这里一样。

我得承认每个女孩内心都是有着灰姑娘的情结的。无论我游走在城市的哪一个角落，都会随时随地渴望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水晶鞋。当我了解到他一直在为一个孩子拼命时，就知道

离别无法避免，但是他为什么要给一段注定的结局强加上一条拙劣的原因呢？难道所有的事情的发展都必须要有个前因后果才算得上完美，算得上对得起自己？才可以让故事的主人公不至于太难过？

教室里的那盆鸡冠花开始有了颓败的香气，它的死亡令我惊异。曾经纠缠紧密的花头开始一块块地从花底部裂开，分散成几个方向。远望去更像是一朵开得正艳的花。叶子一片一片萎缩，枯落在盆里，掩盖着那些一直活跃至极的小虫子，还有一些坚持不肯离开的，蔫蔫地挂在主干上。我内心有着一一种奇怪的喜悦，为自己能决断这株花的命运而喜悦。

我走到好朋友的身边，告诉她我莫名其妙地把王菲的《流年》洗掉了一点。她面无表情地说：“这些美丽的东西永远都不可能长久，他们终将纷纷离我们而去。”我微笑地望着她，她说得很好。我突然就感到恐惧，我不知道那棵给我带来无限喜悦与感动的树是否也会离我而去？我坐班车赶回家，车站旁的那棵树安静地等待着，我走上前，用手轻轻地去触摸那张始终没有微笑过的嘴唇，冰凉干燥的触感通过指尖传遍全身。我放下手，仍然紧挨着他站住。草花坛内曾绽放的诡异的小白花如今都随着卷起的秋风飘散在空气里，阳光为她们指引着道路，我开心地注视着她们柔软灵动的身姿。我对树说：“是否彼岸花就是这般的惨白与灵动呢？”我觉得自己很想去那条街逛逛，便搭上了车。我走到那间小店前。红漆的大门紧闭着，门檐上吊着一只蛋壳，有凹凸不平的表面。我像个孩子一样把

脸贴在门上，让眼睛透过门缝向里张望。光洁的墙壁上白花花一片。雕花的窗格在干净的地面上投下绰绰的黑影。我抬起头，将吊着的蛋壳取下来，握进手心。它繁复的表面像是要填补我手掌中深刻的手纹。我微笑地攥着蛋壳，搭上回家的班车。

车开得很稳。我感觉自己非常虚弱，便轻轻地靠在售票员的座位处。附近的车窗坏掉了，空空的。疾速的风全从这里慌慌忙忙地向车内钻。终于，看到了那棵树的身躯。猛然间的刹车惊醒了车内所有昏昏欲睡的人。我感到自己被从车窗处抛了出去，风声呼呼的从我耳内灌入，这是一次快乐的飞翔，自由自在的飞翔，我缓慢地降落，在触地的那一瞬，如花朵般绽放的血液从体内溅出来，点染在干燥的地面上，空中飞舞的花瓣上，驻足的行人身上，停留此处的车身上……我看到曾经在体内汹涌澎湃的血液缓缓地向外如河般流淌，这些黯红色的精灵向世人展示着它们美丽的一面，蛋壳在远处完全碎裂，我静静地躺着，看马路对面的那棵陪伴我很久的树，他身上的容颜一点一点地开出如花般的笑靥，我微笑地看着他，看着他，听他对我耳语似的轻声说着曾经流淌在岁月中的故事……

补 记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会编故事的孩子，有时甚至连做一个平静的讲述者都办不到。当我在进行作文的创作时，往往为自己

奇异的构思惊喜不已，但完成后的东西却总是令我左看右看都不能满意的。这上面的事情除了那个男人和最后的结尾是我虚构的以外，其余都曾真实地发生过。或许你在读完后不知我在说些什么，那么不如去听听王菲的《彼岸花》和《流年》，然后再缓缓地将文章轻轻念给自己，你可能就会了解我所想要表达的一种心情了。

点评：

文字非常流畅，看得出作者是个细腻有致，观察敏锐的女孩子。而看完之后又有一缕捉摸不透的忧愁让你无法抹去。

**苏德（《萌芽》作者，
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